

英國裘昔司原著
無錫程灝譯述

上海通商史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上海通商史目錄

- 第一章 上海開埠之歷史
- 第二章 開闢租界
- 第三章 太平軍時代之上海
- 第四章 江海關及工部局創始之狀況
- 第五章 太平軍進攻上海
- 第六章 三十英里外之戰
- 第七章 常勝軍太倉崑山之戰
- 第八章 蘇州之戰
- 第九章 上海市政之進化
- 第十章 亂事後之上海

上海通商史

第一章 上海開埠之歷史

上海當數百年前。已爲英人所注目。時西人已於廣東與華人互市。長江一帶。尙無西人足跡。而英人之欲攫長江商務。蓋非一朝一夕。當一千七百五十六年（清乾隆二十年）東印度公司畢谷氏 Pison 建議進取上海。以爲北方通商樞紐。越數年。遣人至上海一帶。以調查之。並探華官之意。終不得良果而返。厥後廣東英商。漸爲華人所傾軋。幾不支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（清道光十一年）東印度公司復提議。要求中國開放北方諸埠。因遣海密爾頓林特賽 Hugh Hamilton Lindsay 偕繙譯員查理司戈在爾夫 Charles Gutzlaff 同至中國各埠。以要求通商。沿途恐遇不測。乃隱名僑裝而行。至廈門。受華官之排斥。至福州寧波。亦然。林特賽雖受挫折。而意仍不衰。乃取道至上海。而寧波舟山等縣官。已星夜

遣人至上海。告以林之行蹤。而使抗之矣。迨六月二十一日。英舟抵吳淞。中國砲船百數。已嚴列江口。迨英舟至。各砲船同時發砲。彈如雨下。兩岸砲台繼之。吳淞華官。亦乘巨艦至江中。阻英人登岸。林特賽不得前。乃偕數人乘小舟至吳淞。幸無阻者。至天后宮前登陸。該寺牆上。廣布中國告示。大書不准與西人互市。林等見之。知華人仇洋之念頗切。無如之何。乃徑至道署。時華人見西人至。以爲奇觀。圍而觀者。盈衢塞巷。迨至道署。則見署門緊閉。蓋已預知其至而防之矣。林等徑前扣門。未數下。門格格欲墮。須臾門闢。林等遂入。登大堂。闐然無人。俄爾僕出。言觀察已至吳淞江口迎之。惟知縣汪某（譯音）在署。林等欲見之。汪乃出見。顏色甚厲。責林等唐突。林特賽遂以此行之目的告之。華官卽厲聲曰。子不得至此互市。速回廣東。林因出要求書示之。並語以廣東商業之情形。林特賽言時。汪高坐而聽。傲不爲禮。林等見其坐。亦坐其傍而言之。汪某怒拂袖徑入。移時復出。謂之曰。速回至天后宮。觀察回時。我爲汝告之可也。林等遂怏怏出。迨出。向之拱揖。

告辭而汪則傲然自若。林乃謂之曰。我英人每以禮遇異國人。今子則反之。然我方有求於子。敢不低頭。仍向之拱揖。縣官乃怏怏答禮。林等乃鬱鬱而返。未幾。道台及縣官等至天后宮。因召林等往見。迨入廳。則見六華官高坐堂皇。作半圓形。見林等入。亦不起立爲禮。林親呈要求書。道台起立受之。道台吳姓（譯音）取閱亦不置可否。與知縣所言。如出一轍。且曰。苟我華船入汝國。汝政府逐之可也。若欲至我國。則決不能。林特賽聞之。因言英人遇外人善。必不如華人之難以理喻。吳等聞之。狀至無聊。乃命人錄其要求書。而以原書還之。命武官及兵士若干。留守寺前。毋使其逸。翌晨。道台將親使其登船而去。於是華官遂行。武官等留守於外。林等乃告之曰。子若苦守而禁我出。則我將毀門而去。武弁恐。乃聽之。飯已。林等出游市中。華人咸聚而觀之。因分給各種小書。中述通商利益。華人見之。爭前索取。移時而罄。遂周游城中。見華人日用之品。皆甚草草。蓋尙有樸野之風焉。翌晨。林等乃登船。俄一華官取道台公文至。命其卽日起行。禁其復至此互市。且

不允其至總督處復呈請願書。林特賽乃覆之。略謂當俟南京總督之命。以爲進退。林等將駐上海守候。至道台之無禮。亦不能默然聽之。道台聞之。意至驚訝。向林特賽等道歉。因允其泊江口待之。林等居吳淞江口。可二星期。與華人漸諗。華商頗有願與西人貿易者。而華官則嚴禁之。復拘一富人某。誣其通洋。於是人民惶然。始無與西人往還者。據華官某云。今朝廷方嚴禁華洋互市。故外人與華商感情雖洽。亦莫能爲力也。越數日。道台復行文命其去。有武弁數人。追隨林特賽。後長跪終日。力求其去。且懇曰。諸君不去。卑職首領不保矣。林特賽見事勢如此。通商之議。殆已絕望。乃啓旋出吳淞而去。英艦旣去。中國砲船升砲慶賀。謂逐夷告成。莫予毒已。林特賽是行。雖不能達其開埠之目的。而上海之情形。則已盡悉。而欲得之之心。亦彌切矣。

上海開埠之說。既屢受挫折。而繼起之念。則未嘗稍衰。越數年。東方印度公司哲姆司。安姆司頓 James Armston 議以舟山易上海。忽於一千八百三十三年

(清道光十二年) 廣東亦禁西人貿易。於是華洋之惡感漸深。英人知不可以理喻。故東印度公司決意行安姆司頓之策。一千八百四十年(清道光十九年) 遂舉兵佔舟山。自是海中巍峙諸島。遂爲英人勢力範圍地矣。政府以西人已至上海。而恐其復至也。因設種種防藩之策。製槍砲。備軍械。修城墉。練兵士。一若大敵之將至者。復修築吳淞砲台。以扼長江咽喉。其最巨之砲台。廣袤約三英里。自寶山直達吳淞。置巨砲一百三十餘尊。復於吳淞江口設半圓形之砲台。對岸更築一高台。置砲念一尊。其保衛之密。亘古所未有也。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四月十八。(清道光二十一年) 忽上海火藥局火。提督陳化成疑有奸謀。聞警。星夜馳至吳淞視之。砲台幸無恙。時吳淞砲台。共有守兵五千餘人。復有旗兵若干人。皆精壯之卒。而陳化成雖年已老耄。而精神矍鑠。且生平素以剿海盜爲事。故軍事經驗頗富。以之爲吳淞守將。可稱得人。

嗣後中英釁起。英人本久欲得上海。至是由英將威廉拍堪

William Parker

率戰艦若干艘。往攻吳淞。時江督牛大臣立主滅夷。決意用武。遂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六月十六日（清道光二十一年）開戰。英艦由巨艦白羅得 *Blonde* 率之而前。康威爾司 *Cornwallis* 隨之。建大將旗。直當西砲台之衝。復命小帆艦馬特司德 *Madeste* 哥倫冰 *Columbine* 及格里烏 *Olio* 駛入江中。攻小砲台。由白羅得巨艦爲後援。時英戰艦北星 *North star* 適至。亦命其往攻。布置既訖。各艦皆由東印度公司之汽船拖之而進。吳淞砲台見之。卽發砲遙擊。時船離港口尙遠。故砲彈皆落水中。英艦默不答砲。猛進不已。迨距砲台稍近。始同時發砲。彈如雨下。砲台所發之彈。頗能命中。英艦白羅得受彈十餘次。太尉海威得 *Hewitt* 中彈沒。其他各艦亦多受砲傷。海水受彈。壁立千仞。澎湃之聲。闐耳盪心。受彈之艦。海水涓涓侵入。遙視砲台。受彈亦烈。巨砲之受彈而毀者以十數。而華兵之力戰如故。一人手執紅旗。登高指揮。惟見紅旗搖曳。雖砲烟蔽天。槍彈震地。而彼自若也。須臾馬特司德由倪梅司 *Nemesis* 拖之直入吳淞江。中彈而火。因解纜。倪

梅司則直入江口。攻中國砲船。時砲船之泊於港口者。共十九艘。見英艦至。發砲擊之。英艦擊以開花彈。盡毀其檣。亦有中彈而火者。華兵爭下舢舨而遁。倪梅司逐之。英艦芬爾宋 Phlegethon 亦至。合而逐之。毀中國砲船殆盡。幸獲全者二艘而已。時馬特司亦突入江中。巨砲已不能及。而英艦之小砲。轉足制砲台之死命。時西砲台已在危急中。哥倫冰、格里烏二艦。亦舍東砲台。并力攻之。砲台殊死戰。猛攻可二句鐘。砲台漸不支。而援兵則蔽野而至。英艦用開花彈遙擊。使不得前。江督牛鑑方率兵至。中彈遁。兵無鬪志。四散奔竄。時砲火亦漸息。英水兵爭先登陸。由威孫 Watson 率之。冒烟而前。復遇華兵接戰。砲火交下。英人死傷甚衆。威孫亦中數創。幸白羅得艦長漢起 Bouchier 率水兵登。因協力而進。提督陳化成鵠立砲側。手燃巨砲。揮刀禦敵。手刃十餘人。身中數創。自知不支。乃北向叩頭而沒。嗚呼烈矣。予述上海史至此。未嘗不爲之流涕悼惜也。西砲台既得。東砲台唾手而下。迨英人得二砲台。已午後二時許矣。於是英兵整隊攻寶山。牛督以五

千餘人禦之。華兵大潰。退三十餘里。牛督挾兵退至蘇州。沿途兵士之遁者幾半。寶山之役。英人死者二人。傷者三十餘人。華兵死者百餘人。傷者不計其數。而牛則尙詡詡以善戰自負。今節錄其至京告急文云。叛徒攻吳淞。陳提督陣沒。寶山失守。官軍與洋夷相持七日。沉敵艦三。殺洋夷以百數。敵人自巨艦檣上下擊。故我軍不支。遂至敗績。臣退至寶山。而寶山已先爲洋夷所得。臣不得已挾軍民至蘇州以禦之。今提督陳某力戰陣隕。而臣則忍辱偷生。以保殘民。至使吳淞失陷。寶山被破。雖罄南山之竹。不足以書臣罪。臣該萬死萬死。謹以待刑云云。讀之令人發噤。視陳化成之力戰而死。其賢不肖爲何如耶。

十七日。英艦倪梅司及梅特賽 *Medusa* 進攻內砲台。行可七英里。兩岸砲台初猶發砲擊之。二艦不顧。迨稍進。守兵聞聲而遁。并火其營壘而去。至是吳淞江口之要隘已盡入英人之手。至十九日。水陸並進攻上海。初吳淞戰事未起。上海知縣已擬攜眷遁。人民力爭。始強留。迨聞吳淞敗。寶山破。人民亦惶然不安。於是避

難者爭乘船赴蘇州。知縣亦盡挾所有而去。迨英兵艦至今英領事館處。中國砲兵卽發砲擊之。英艦發砲還攻。華兵漸不支。棄砲台遁。英兵乃登陸。時英陸兵亦自後至。合兵整隊。自北門入。無禦之者。駐城隍廟。英兵大掠城中。所積盡空。英將患之。乃嚴禁刼掠。而城中之巨邸富戶。已如洗矣。吳淞破後。英人所獲軍火甚衆。至是盡毀之。惟餘銅槍百餘。以爲俘獲紀念。越數日。亨利白丁格 Henry Pottinger 援兵至。用華文檄告華人人。心漸定。清廷亦擬與英人和議。允以三十萬元贖上海。英人不允。乃於六月二十三日。自上海起程向南京進發。戰艦七十三艘。至鎮江。復交戰。半晌破之。直攻南京。發砲未數聲。華官卽宣告停戰。與英人議和。許上海爲通商口岸。以香港畀英。而英人所垂涎之舟山。仍未能入其範圍。其欲攫爲屬地之念。頓成泡影云。

第二章 開闢租界

南京和約成。英人議開闢上海租界。因指定沿黃浦一帶。已墾殖之地爲租界。顧

其地雖經土人墾殖。然一望荒野。濱江數里間。絕少村落。惟見古木蒨蔥。阡陌縱橫。與夫一二茅屋。點綴於清流綠樹間耳。英人擇地既定。乃任白爾峰 Balfour

爲駐華領事。時草創伊始。百事待舉。而華英風俗。又多隔閡。乃使梅特漢司 Met

hurst 爲繙譯。藉與華人接洽。至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。（清道光

二十二年）中政府正式宣布上海爲華洋通商口岸。於是商舶漸集。沿浦江左近。編茅而居者。亦日見其多。西人初至上海。苦無卜居之地。乃出貲購地建築。地主索價奇昂。英領事向華官交涉。置不理。且謂地係人民私產。官家無強迫出售理。於是華商乃百計挾制。輾轉磋商。必得善價而後止。甚有專以販地爲業。致巨富者。英人亦無如之何。故當時吾英人輒謂購地之難。實百倍於吳淞之役。英領事白爾峰患之。乃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。（道光二十四年）

與滬道訂立地產章程。於是購地之困難稍殺。地章旣成。白爾峯更與滬道會議英租界地界事。華人議以河道爲界。始不至有意外之變更。故洋涇浜之北。李家

場（譯音）之南爲英租界。東則不以黃浦爲界。而由英領事立石爲界。其西爲法租界。租界之規模始略就。乃注意於修築道路等事。是時西商來者亦漸繁。其後情形一變。設柵門以爲守衛。辦警政以資防禦。租界之內。秩序井然。雖未經開闢之處。尙衆。而蒸蒸日上之氣象。已湧現於蕞爾之地。當是時。英人欲組織一完全西人租界。不使華洋雜處。以至裁判管理之權。有所掣肘。故租界之中。無紛擾之象。若今日也。自地產章程實行後。有益於治理。固非淺鮮。而各國之傾軋。亦以滋起。是時歐美各國人民之至上海者。日益衆。各國咸設領事以管轄之。然遇事齟齬。若美若英若法。各國之權限。率不能明瞭。恒有侵權爭執之弊。於是美法兩國亦有自闢租界之議。先是中英吳淞之戰。法人亦接踵至。雖未與戰事。顧久有分一杯羹之意。故南京條約磋商時。法人卽遣法艦長薛西禮（Ceille）乘帆船至南京。欲與聞南京條約事。爲英人所拒。法人頗怏怏。未幾中法約亦告成。法領事馬德尼（Consul de Montigny）執中法條約要求開闢租界。當是時。美比二領事亦

駸駸有染指之勢。法領事既與滬道磋商者久。要求洋涇浜以南等處爲法租界。而滬道祇允以租界鄰近之地。英領事亦左袒滬道意。法人有難色。至一千八百四十九年（道光廿八年）滬道去職。繼任者爲林某。（譯音）法人仍力續前請。林諾之。遂於四月六日成議。卒以南盡城河。北至洋涇浜。東至廣東會館。西盡關帝廟河之地爲法界。此次法人之購地掘墓等法。咸與英人不同。前英人於建築市場時。購地費若干。掘一墓又若干。拆一屋又若干。前後所費。不可數計。法人則否。凡地二畝。及一切房屋墳墓等。共估值四百五十七元。較之英人所費。固判若天壤也。

美租界開闢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。由美牧師蓬恩 Bishop Bone 與滬道商之。旬月而成。得蘇州河以北之地。三國租界既闢。三國領事與華人管理租界之權。仍爭執不已。而建設推廣等事。咸置高閣。是時法租界仍荒蕪僻陋。百業蕭索。美租界亦然。惟英租界則漸盛。當英租界開闢之始。英人咸居於洋涇浜左近。房屋

湫溢。僅蔽風日。河水污濁。幾不可飲。於是更擇空曠之地以居之。故英租界日益廣。而商業亦漸興。較之當年。一望荒野者。已不可同日語矣。

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三月。英教士三人。旅行至青浦。爲中國運糟糧船戶所執。且笞辱之。並欲攜歸其船。索價以待贖。幸遇救得至上海。然已遍體鱗傷。奄奄一息。且囊橐被括殆盡。是爲英人在華被辱之始。時英領事白爾峯已去職。代者爲愛爾可克。Alcock。愛氏性剛厲。與華人嚴重交涉。向滬道要求賠償。並使其緝捕犯事之人。滬道許諾。越五月。仍未實行。英領事復通告滬道。謂若不實行。而游移我者。則英貨進口將永不納稅。中國漕糧船亦永不得出口。且警告以苟不於四十八小時內。捕得犯事首人者。則英人當以最後之法對付云。

時英砲艦卻爾段 *Childe's* 適抵滬。乃使其泊於江口。阻中國漕船之出路。時中國漕船之泊江中而取道至北京者以百數。沿途護送之砲船。可五十餘艘。執兵而待者千人。英人雖孤立。然不爲所屈。滬道則主張以和平解決。英領事不允。滬

道不得已。使砲船退。亦不聽命。是時中英兩國之情形。岌岌乎已如千鈞一髮之繫。勢將決裂。而英艦伊司畢及爾 Estable 又續至。英人勢益張。英副領事議以此事訴之江督。取進止。議定。乃遣使至南京。未數日。江督派員抵上海。查辦是事。捕首事者十人。枷之於黃浦江濱。以示衆。滬道亦因是解職。英人乃已。可知武裝之世界。強權卽公理也。自是英人之聲威赫然而後。日租界之所以推廣而繁盛者。亦未始非胚胎於此。

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。英領事愛而可克與滬道訂立條約。推廣租界至蘇州河。因重訂界址。東南以洋涇浜橋爲界。東北盡蘇州河第一渡場。西南至周涇河。（譯音）西北至蘇州河濱之蘇宅止。且得數年爭執不決之領事館地。斯時租界西人漸衆。商賈雲集。華廈巨邸。毗連相接。未數年而成績如是。不可謂非經營之力也。

自上海開埠後。絲綢業大盛。歐美本乏絲綢。自歐人東來。始有綢緞。西人爭寶之。

至是上海絲綢出口總數約值一千萬磅。其次則茶葉出口亦繁。然中國茶葉出口雖盛。而茶葉之失敗。亦由是始。有英人洛盤德福慶者 Robert Fortune 至中國內地產茶之區。廣搜茶樹。移至印度植之。前後攜去者二萬餘株。印度地處熱帶。茶樹發育甚速。一年之內再稔。於是印茶已通行歐西。中國茶業遂漸爲所奪。且有一蹶不振之象。進口貨以鴉片爲大宗。每年所入足抵出口之絲茶二宗而有餘。印政府每年收入鴉片稅約在三百萬磅以上。而印政府則美其名曰國庫空虛。不得已更以鴉片銷售中國。而收其稅。噫。以毒物害人。而尙美其名。大盜不操干戈。信哉。鴉片至中國後。咸屯儲於吳淞江口。鴉片船多至十餘艘。輒以舢舨自大船運之。至黃浦灘海關登岸。鴉片以清道光帝之詔。故不課稅。業者趨之若鶩。而華人之破家亡身者。亦纍纍不可數計。泊今日而始知鴉片之害而禁之。固已晚矣。此時華洋通用之銀元爲開羅司大拉 Carolus Dollar (注開羅司大拉爲西班牙之古錢幣。當英王查理斯第一時亦有一種金幣曰開羅司。值現行英